

诗新韵

湘西拾零 (组诗)

陈惠芳

里耶秦简

是谁引导我到了湘西，到了龙山
直击 2000 余年前的秦简
不是秦始皇，不是短短 15 年的秦王朝
秦亡了，秦的气息犹在
里耶，将地面的秦深藏在井里
里耶，在古井里悄悄地封存了秦的历史

我是今人，更是秦人
我从长安跑到了洞庭郡
跑到了迁陵，跑到了里耶，跑到了井里
我可能是迁陵县令，也可能是邮差
我可能是脚夫，也可能是背篓
我坐在秦砖汉瓦之中
目睹着繁华与衰老
在一片秦简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指纹

里耶，万千秦简编织了神奇
我穿着秦人的草鞋
举着一把青铜剑，将西水划出了粼粼波光
我默念着九九表
运算着不断诞生、不断消失的时光

茶峒

沈从文把边城和翠翠留在这里，就走了
西水流，碧绿地流
湘渝黔挽着手，站成青山

老艄公的背影，慢慢地移动
翠翠一动不动
专注的眼光，在空中搭起浮桥，随风飘落
狗也老了。那一声呼唤，已在一百年之外

巴茅花

在湘西，在乌龙山一带
一群少年老成的土著
牛逼哄哄地，指着一头白发说：
这不是熬出来的
也不是愁出来的

逍遥着呢
一晃，就白了
再一晃，白也掉了

秃顶了
顶天立地了

也好，更好
早掉，早投胎
就地投胎
又是，一群翩翩少年

矮寨铜像

矮寨不矮
矮寨的高人很多
最高的是那一尊铜像

湘川通道，因血泪而不朽
修路人已逝去
过路人还在过
盘山公路像勇士割舍的
一束头发

盘旋在矮寨大桥之下
我仰望
天空不因我的仰望而抬高
我注视
天空不因我的注视而放晴

这一天，无雨无泪
这一天，脸色铁青
大地的足音消失，又重复
开路先锋，还在敲打
久违的雷声

王村瀑布

长沙有条街，叫营盘街
王村有条溪，叫营盘溪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吗
铁打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时间
营盘与兵，都是流水

30 年前的瀑布
宛若当年的身姿
顺势而为，分段而下
细细听
还有清音
只是，通红的字体
像熬红的眼睛

熬夜的王村，从不说熬夜
只是，三更半夜，惊醒了
这一头白发



晓寒

站在窗前，一眼就望到了这条河流，
它裹着草木和云朵的影子，穿过杂乱的脚步、车辆的轰鸣和一些无以名之的喧闹，消失在楼群的那一边。

早先，这条名叫浏阳河的河流，以旋律的形式流向很多陌生的土地，流进一个时代的心灵。而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对它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略有不同的是，后来，我来到了城市里，和它隔窗相对，有时，波光返照在我的落地窗上，屋子里荡漾着舒适的潮湿，有了流水的节奏和水草的摇曳。这样的氛围，节制，内敛，像是某部小说中隐晦的叙述。

不过，我并未因为对它肤浅的了解而感到羞愧，每一条河流，都是深不可测的，在与人和土地的风云际会中，隐藏了多少细节，孕育了多少谜一般的秘密，留下了多少命运的悲欢和跌宕，这些遮蔽在滔滔流水里的内容，没有人知道。

在这世上，没有人真正懂得一条河流。

多年前的那些夜晚，我沿着这条河散步，踏着薄薄的夜色，经过其中的一座拉索桥，从河的彼岸走向河的此岸。我见到的河流，是停滞不前的，奔流或者喧哗，对于它，犹如一件艰难的事情，仿佛在无声地倾诉，又像在努力掩饰着什么。如同一个孤独的老人，徘徊，伫立，张望，回首，这一切都带着可怕的沉默，似乎正在用这样的举止和神情，揭示明天的命运。昏暗的灯光落进水里，冰冷的光芒恍恍惚惚，从河床深处层递上来，那种感觉，像独自站在雪域高原，听着一个长长的颤音。

头顶，星辰的旷野沉沉地压下来，不时有人像我这样满怀慵懒地走过。岸边的落叶松已经长大，像谁举着一个熄灭的火把。夜色慢慢转深，我和陌生人擦肩而过，也来不及和熟悉的人打招呼，彼此像是怀着某种决绝，把背影丢失在充满暗示的树

影里。

很多人在河边钓鱼，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姿势各异，蹲着，站着，斜倚着栏杆，坐在小板凳上。上饵、甩杆、收线，夜色落在他们脸上，每一张脸都涂上了黑暗的表情。他们面前，呈一字型插着一长排钓竿，这些钓竿，属于其中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钓竿上系着一个小铃铛，风吹过，铃铛没有响动，就像它们主人的那张嘴，一句话也不说。

我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在，等我往回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鱼饵原封不动，身边的脸盆、塑料桶和鱼篓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他们吹着夜风，茫然地望着幽暗的河面，等待着少得可怜的鱼上钩，河流已经满是伤痕，不再是当初那样鱼腾水跃。失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明知道结果是失望，第二天照样会来。他们，似乎超越了普通的垂钓者，追求的不是表面的收获，更像在垂钓一段往事，一些遥远模糊的岁月，一张脸，或者一个笑容。等到露水滴落，他们抱着自己的影子，顶着像被石磨碾碎的星光往回走的时候，眼前辽阔空旷，内心的钟声正在如约地敲响。

大概是五年前，我改为跑步，顶着晨曦，沿河奔跑，把那些柳条的缠绵、风的吟唱、夹竹桃和鼠尾草的呓语，远远地甩在身后。天空一马平川，河流在蓝色光芒的抚摸下，泛起缕缕轻烟。钓鱼人不见了，留下一岸空旷，像是为我专门辟出的一条跑道。后来才知道，河流经过了治理，污水彻底分流，已开始禁渔，他们那些垂钓的工具只能束之高阁，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不时，一条鱼冷不丁地弹起来，它无忧无虑，弯着身子，像一钩新月奋力跃出云层，随后又猛地坠落下去。成群的白鹭不知疲倦来来回回地飞，一会掠过头顶，一会又融入那和它们的羽毛一样洁白的云彩，消失在天空的边陲。我似乎看到一条河翻了个身，听到它那颗沉睡的心，开

始在巨大的胸腔里搏动。

有一天，竟意外地看到了一只野鸭，它在一丛芦苇边，若无其事地浮着，见到我，大概被吓到了，蹒跚双脚，踩着流水，呼扇着翅膀，一路向对岸跃去，像是在炫耀自己的轻功。水波接二连三脆生生地荡开，丁丁当地响着，让我想起那年那天邻家女孩的笑声。

野鸭，古人称之为凫，栖身于江河湖泊，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几千年前，作为诗人的意象，从《诗经》和《楚辞》中划开一道水波，然后，和鹤、雁一起，一平一仄，游弋在唐诗宋词长河中。我从没见过野鸭，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只野鸭只是误打误撞来到了这条河里。

没想到从那以后，我陆续见到一群又一群，三五只的，上十只的。有一天，居然看到了一群二十多只的。这些野鸭，个头不大，麻灰色的毛，淡黄的喙和双脚，看起来跟家鸭差不多。它们不再怕我，自由自在，在波光之上觅食，嬉戏，梳理光滑的羽毛。慢慢游远时，变成许多细小的黑点，像是一条河流用来区别于同类所作的标记。

我这才知道，它们已经把家安在了这里。此后，它们的欢乐、忧郁，希望与梦想，都与这条河流息息相关。风吹过，送来一种旧日子的味道，这是许许多多昨天的堆积。一条河流被彻底唤醒，露出生动灿烂的笑容。它仿佛正在构思，如何打破现实的边界，让往事像青草一样复活，在生命的某个拐角，捣衣声橐橐地响着，水花摇落碎银似的光芒，夏布如月光下凛冽的霜，带着苕苕的清香覆盖了蜿蜒的沙洲。

时光从未停下脚步，一晃又是多年，我仍旧不懂窗外这条河流，只是无意中触摸到了其中的一个皱褶。早早晚晚，波光映照返照在我的窗上，屋子里除了流水和水草的气息，还多了一些声音，那是鱼虾在跳跃，水鸟在拍打翅膀。

蔡建和

七律三首

洞庭观荷

十里荷香十里波，
湖光天色两相和。
风吹雨盖层层碧，
日照江花朵点葩。
泛棹罗裙莲下去，
惊魂野鹭水汀过。
芳菲七月看何处？
自是芙蓉国里多。

舜皇山怀古

舜皇岭上白云飞，
不见乘风帝子归。
洞落瀑流遗玉带，
林多蜂蝶舞芳菲。
青山亦被时光老，
神话犹同日月晖。
无限潇湘诗意地，
至今斑竹惹人依。

登盘石洲

诗人不幸江河幸，
从此汨罗天下闻。
岂止南游民获利，
更添凭吊国强魂。
端阳千古传文脉，
华夏百年洗血痕。
盘石洲头观盛景，
《离骚》一曲倍怀恩。

绿 韵 ——公共小游园记

陶筱隆 李妙和

又逢久雨初晴，6月7日上午，我们几位同窗好友，相约来到省人民政府机关韭菜园旧址机关二院游览休闲。这里虽然还有部分单位在此办公，但整个院子已被长沙市辟为“公共小游园”（即湘府社区公园）。

小游园空间不算广阔，但有平坦的草地，起伏的山丘，众多的树木和九曲回廊水景。沿大院围墙，伫立着一线长长的法国冬青，密密的枝叶构成一道翠绿的屏障，隔开了外面的喧闹和浮躁，显得十分宁静。

风和日丽，阳光灿烂。顺着宽敞明亮的人行道，漫步园内，映入眼帘的全是醉人的葱绿。小游园中心处有一个用钢化透明玻璃围栏的水池。满池清水，映着蓝天白云、树木倒影，一群群金鱼在水中浮动，把院子分成东西两厢。

西厢有两个互联的中小型花园。最先踏足的小花园，里边是青青的草坪，软软的，厚厚的，一些说不出名字的小草和花卉，高矮参差，地毯似的向四周铺开，中间是点缀适中的小桂花树、樱花树、紫薇树和杨梅树，清爽宜人。人行道沿边设置了一些公园式凳椅，不少人坐在这里

歇息，耳语交流。再往西走，花园比较大，全是高大的棕榈和针叶林，小石子便道把花园圈在一个“四合院”，中间有飞檐翘角琉璃瓦顶的亭子遮风挡雨。四周有不少石凳子石圆桌，一些人在打扑克，下象棋，引来许多人围观，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和喝彩声。

东厢是两个高低错落的大花园。低处花园有棵大雪松，像一把巨大的伞撑在半空，形成一大片荫凉，这里是儿童乐园。爷爷奶奶们用手牵着或用童车推着孙子，在此追逐嬉玩。小伙伴们有的溜滑板车，有的推小汽车，有的玩小坦克。往东望去，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生，正在月牙形小池边写生描画。再漫步东去，是一个地势高出六七米的大花园，往上三十多步路，渐闻水声潺潺。原来在花园的南边，有一处人造的小桥流水，上下两个小石潭，终年细水长流潺潺不绝。花园北边紧靠小山丘处有个可供30多人健身的长廊，一些人正在做自由操、打太极拳。长廊两头有石块砌成的阶梯通往山丘上的小亭子。我们拾级而上，便见“一亭飞峙古刹边”。亭子不大，飞檐尖顶，不失古雅，与一棵百年古樟树比肩而立，雄傲蓝天。我们站在亭子边

居高临下，极目眺望，满眼是高大挺拔的樟树、杜梨树、银杏树，千姿百态，直冲天穹，林木深深，绿意浓浓。

久久凝望着这片绿海，我们的思绪也随着那一圈圈、一波波跃动的绿意，一点一点地发散开来。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漫步小游园，一切是那样妙然天成，呈现一幅新时代美丽和谐的绿色人文生态图景。

绿能养眼。放眼望绿，闭目思绿，那种凉丝丝、软绵绵、甜蜜蜜的感觉由外向内，从眼球到全身，轻快极了，舒服透了。绿色对光线的反射量比较适中，适合人眼视网膜对光线的吸收与反射，从而消除眼疲劳，保护视力。

绿可润心。满眼翠绿，和风拂面，这是绿色视觉在调节人的情感和心态。回味华盖似的绿林，让绿海渗透心脾，心境会无形平静下来，而产生静、善、甜、美的感觉，代之以宁静、愉悦和轻松。

绿可入神。久望一抹绿色，渐渐神清气爽，整个人体心身，像一朵白云似的高空飘忽，在九天浮游，融入天地宇宙，进入天人合一，让你出神入化。

绿可滋身。经常养绿、赏绿，长期在绿色环境中生活、工作，以绿为媒，贴近天地灵气，充分吸纳森林中的负氧离子，使人周身经络气血畅通，保持旺盛的精、气、神，而得以祛病、健身、延年益寿！

站在小游园，我们呼吸绿色，赞美绿色，而久久不愿离开。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张逸云

“度娘”关于桥的解说，简洁到了吝啬。那话是这样说的：“桥，架在水上或空中便于通行的建筑物。”

这个说法，父亲不完全认同。老人92岁生日那天，执意来到云溪大桥。父亲拄着拐杖，微驼的后背像座山峰，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沉稳。

这是人冬少有的晴好天气，空气中漂浮花草的鲜香。远山飘来的阳光，水洗过似的清爽明亮，闪闪烁烁的光影，把一座现代石化城和高楼迭起的新城区揉搓到一起，构成色泽斑斓、气韵飞扬的画卷。

父亲目光凝聚，神情庄重，仿佛默然而立的雕塑。四十年前，他在云溪供销社食品站上班，单位就在这座大桥附近，紧挨京广铁路。贯通南北的钢轨，日夜背负轰鸣的火车，仿佛幽深的沟壑，把东边的石化大厂和西边的城区分隔开来。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员工，跟街上居民，或者附近村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父亲是个例外，大厂一些职工，对他相当友好，尤其一位姓柳的朋友。老柳是东北人，随三线建设大军来到云溪山沟石化大厂，拖家带口6个，地道的“半边户”。那个时候，大伙吃的、用的都凭计划，老柳一家人想吃顿肉，不是件容易事。天亮不久，老柳步履匆匆走了七八里，从深山沟来到云溪供销社食品站。工厂有些日子没发肉票，锅里没油水，正处长身体阶段的孩子们营养不良，大厂跟地方肉食指标分配根本不搭界，老柳硬着头皮到云溪街碰运气。一连几天，两手空空而归。

老柳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要买点荤菜回家。按正常路径，得绕道走下街的铁路涵洞，他却抄近道钻火车。谁知，这是临时停靠的编组车，老柳刚钻过一半，尖厉的汽笛骤然响起，吓得他两腿发软，动弹不得。千钧一发之际，巡道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从车底拉扯出来。

父亲听到老柳这段惊险，两眼打量这个神情落寞的陌生人，叮嘱他次日早点过来，但不许钻车爬车。

第二天早上五点不到，老柳披着一身露水，站到了食品站屠宰场铁门外头。父亲称给他两斤计划外的猪板油，还送他几块猪血。老柳激动得连连道谢，一溜烟跑回家。这一来二去，父亲同老柳成了好朋友。哥俩偶尔相聚，自然而然聊到云溪东边与西边两地阻隔问题。如果有了一座桥，这路就通了。

没过几年，父亲退休回到老家，两人断了联系。但建桥方案，地方已经酝酿成熟。工程指挥挥一声令下，承载几代人梦想的云溪跨铁路大桥正式奠基开工。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奋战，长520米、宽25米，双向四车道，总投资4075万元的跨越京广铁路大桥，像一轮彩虹腾空而起，把石化厂区和云溪城区两座独立城镇连为一体。

大桥的意义和价值，在厂地人心中延伸和升华。这些年，我对云溪大桥情有独钟，喜欢在晴朗之夜，漫步大桥之上。

夜幕无边，头顶星空，轻风拂面，璀璨的灯光照亮了城市夜晚。纷繁的灯影里，车辆来回奔跑，宛如一尾尾鱼儿在河里游弋。霓虹灯试图扮演夜晚的主角，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灯光，把一栋栋高楼大厦照得通体晶莹透明。那些静静站立的路灯，灯饰以代表团结幸福平安的“中国结”图案为背景，一排排、一行行，不断向远方延伸，汇成流光溢彩的河流，融为一体的云溪新区，灯火阑珊处，犹如金碧辉煌的宫殿。

一座大桥，跨越世纪的彼岸。大厂公安、学校、医院、社区“三供一业”统移交到地方。

随着厂地融合，地方经济发展跨入快车道。湖南岳阳绿色化工高新产业园（原云溪工业园），石化产业规模达到1200亿元。勤劳智慧的云溪人挥动巨臂，致力打造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大厂年产60万吨已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项目落地园区。中国石化与湖南省签署岳阳地区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标志云溪石化产业，迈入新的发展时期。

父亲见证了厂地融合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人耄耋之年，一步从桥西跨入桥东，住进石化央企万人社区——岳化安居园。

近年，云溪街道接管社区，引进专业公司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安居园成了远近有名的示范社区。园区布局精巧，环境优美。亭台阁榭，小桥流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父亲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着我在春、夏、秋、冬、竹、菊苑走过不停。累了，坐到露天健身器材区域长凳上，或者，靠着足球场石凳歇歇，满心欢喜看着年轻人挥汗成雨地运动。乐呵呵地说，到了安居园就算享福，他想多活几年。

父亲安顿下来不久，老家串户打听老柳下落。遗憾的是，邻居没人认识老柳。想老柳的时候，他总会来云溪大桥看看。



父亲时光里的桥